

编者按:

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沧州文学的天空群星灿烂,涌现出“朝花文学社”“渔火文学社”“兄弟诗刊社”等多个文学社团,大批文学社成员创作出了优秀的作品。从2022年第一期开始,“沧州作家”特开设“那年如火——寻找白衣飘飘的年代”版面,重新捡拾那段似火流金的岁月,回望那时璀璨的星空,撷取闪烁着光芒的星辰,以飨读者。

满船旗语出沧州

□杜更仓

海至尽头天为岸,船到浪顶人是峰。用多年前的一副对联去回忆八十年代在沧州大地上轰轰烈烈的“文学”大潮一点也不为过,如今已经过去了近40年了,面对沧州当下的诗人群体,过去的经历一帧一帧地又回来了。

1978年,我到南排河黄骅县港务局码头管理站上班,由工人转成坐办公桌。读书是老天爷给我的另一番天地,爱读书的人互相之间怀有一颗渴望交流的心。和管理站对面水产公司的沈之祥老师相识就如铅字印到了纸上一般,之后又结识了天天在录音机前听函授课的李茂民大哥,看他在纸上写作业做笔记,时而停顿时而快写,那停顿后快速写出的词语多像受够了压抑的我们。

1982年夏末的一天,沈之祥老师领着两个人对我说:“这是诗人何香久,这是新华社记者李勤,他们来海堡体验生活。”

何香久,高高瘦瘦的个子,细长的眼睛充满了和蔼与智慧,语言充满了热情,谈话间不时有一串妙语好句迸出,他对某一事例夸张时一定是伴随着喷发式的激情。我领他们到泊在码头港内的船上,当起了讲解员,把渔民出海与风浪搏击的情景讲给他们听。他们劝我把这些以诗歌散文的形式写出来。

我读的都是唐诗宋词等古典文学的书籍,习惯了合辙压韵,读新诗不适应而且很排斥。何香久、李勤来信中督促我学着写。

一天晚上打发老婆孩子睡去,自己把吃饭的桌子放在土炕上,点燃一支香烟,展开纸拿起笔……愈坐愈发呆,愈坐愈不敢下笔,之前自己曾在朋友面前轻蔑地贬低那些看上去“淡而乏味”的新诗,可是今晚自己想写时才知道写文学作品有多么的难!我坐了整整一夜,抽了一盒烟,一行完整的句子都没写成。

后来,县文化馆的马建成老师来码头。那时我才知道,他是何香久老师的老师,并知道了县里相关领导重视沿海渔村的文化发展情况。我骑着自行车沿着海岸到十几个渔村四处寻找爱读书的人,并一次次上门交流读书写作的体会,尽管路途远近不一,我们还是聚到了一起。在马老师的引导下,以沈之祥老师为首,我们几个文学爱好者凭着对文学模糊的认知和盲目的热情,组织了一个文学社。其实就是几人凑在一起相互交谈各自读书和“模仿”着去写小说、诗歌。我们的“仿制品”由不定到定时互相交流,大家由陌生渐渐地熟悉起来,人与人相识其实就如互相读文章一般,随着时间流逝,有的文章被日子压在了底层,有的文章在某个人的心中是一块不落的帆篷。

记得有一天,马老师来南排河,夜晚在沈之祥老师宿舍留宿,大家聚在一起,期间马老师让大家给文学社起个名字,我说叫“渔火文学社”吧,大家立刻说这名字好,于是马建成老师说就叫“渔火”吧。从此,“渔火文学社”和泊头的“朝花文学社”

在全地区出了名。1985年夏天,中央外语广播电台派记者到海堡采访我,可惜那次我上船出海了。回来后,公社团委书记周宏找到我说,他代替我接受了采访。后来听他说中央广播电台用多国语言介绍了我们“渔火文学社”扎根海边,为广大渔民创作了很多文学作品的事迹。

1983年7月1日,“渔火文学社”正式成立时,由最初的30名增加到百名。“渔火文学社”的工作经马老师同意,由我任社长,马会凤、戴金鸿任副社长,我们凭着真诚和满腔的热情,“渔火文学社”在近百里的沿海文化生活中办得风生水起。

那个时期沧州还叫沧州地区,泊头的“朝花文学社”是整个沧州地区文学潮的潮头,时任河北省省委副书记的高占祥专门写信给沧州地委,指示重视和帮助“文学社”良性发展,高占祥书记并接见了“朝花文学社”社长余守春。之后召开了沧州地区农村文化工作发展大会,时任沧州行署专员的郑熙亭主持并长篇发言弘扬文学的社会意义,他告诉全地区文学创作的社员“只管耕耘,别问收获”。这句话过去了近40年了,仍响彻在我的耳边。后来时任文化部部长的王蒙来沧州给我们这些业余作者们讲文学。

沧州文学社团现象如当时的“伤痕文学”一般,成因应该说是长期社会现实压抑的因果,如今回过头看,长期积压的渴望找不到出口,恰巧文学的门开了一条缝……

1986年,沧州地区文联、沧州地区文化局、沧州市文联、《沧州日报》联合举办了有史以来的“狮风奖”文学艺术创作竞赛。翌年,由何香久老师编辑的沧州地区文学兴盛时期的第一本诗集《夏天的八音鼓》出版。应该说这两件事是那个文学大潮兴起的标志。

如今文学以“群”出现,和当年的“文学社”类似,可又不是,而曾经满怀责任感的作者们老了,与诗歌远了,我们像一首老诗在旧稿的底层。

今天“沧州作家”开辟的“那年如火”——寻找白衣飘飘的年代栏目有意让我这曾经的亲历者写一篇当年文学大潮的回忆文章,我感觉我们那一茬人仍是沧州文学沙滩上的贝壳,像渔火还在忽闪忽灭;李泗、杨秀敏、余守春……一个来不及想起又从没有忘记的名字,我们有责任帮助新一茬的作者们,让沧州这条出港的大船载上满船的旗语起航……

我亲爱的文学社的兄弟姐妹们,“沧州作家”正在召唤我们。

杜更仓

河北省作协会员。上世纪八十年代“渔火文学社”创始人之一。1983年5月在《沧州日报》发表处女作《国与家》。

渤海岸边的那一捧“渔火”

□王萌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考入沧州师范学院,加入了学校的“绿地”文学社和“学通”社,成为一名年轻的文学爱好者。断断续续在《沧州日报》发表了20多篇各类文章。那时,逛书店成了我稍显困窘的生活中的一大乐趣。那年代,读书、写诗、听音乐是最美好的享受。少男少女周末聚在书店、图书馆,是最佳的选择。因为读书,我还结识了心仪的女朋友。她那时候长发飘飘,一袭长裙,安静地坐在书桌前。每次去看书,见不到她就觉得少了些什么。

一个周末,一本沧州本土诗人的诗集吸引了我的目光。它就是《夏天的八音鼓》(1987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爱不释手,拿出自己仅有的一点钱买下这本书。其中,杜更仓老师的诗歌是我最喜欢的作品。发现杜老师同样是我们海边的人,就希望尽快能够见到他。与人打听,才知道他是赵家堡人,创办了“渔火”文学社,与我们中捷农场接壤。

但是天不遂人愿,直到毕业都没能见到他。工作后,我所在的中捷石化子弟小学,离赵家堡只有三里地,我骑着车子跑去寻访,遇到了多个“渔火”文学社社员。可惜没见到杜老师,他已经成为一名中医调去沧州生活了。这期间,我订阅《沧州日报》和国内各大文学期刊,尽力寻找“渔火”文学社成员的作品。每当看到他们的成绩,格外开心。我模仿那时沧州地区蓬勃发展的文学社,创办了“兄弟诗刊”社,与各地诗友交流。后来社团小有

名气,登上了《诗歌报月刊》民间社团专号。

终于有缘与杜更仓老师见面了,和“渔火”文学社成员欢聚一堂,开心极了。那是一群真正的诗歌狂,长头发、长围巾,一看就是个文学青年。海边人生活相对富裕,牛仔裤和诗集是必不可少的装备。第一次和他们见面,我还把一个小手帕折成花巾,插在西服左胸的口袋里。我与社员们经常交流诗歌创作,也恳请杜老师为我改稿,提建议。有一次,杜老师非常坦诚地告诉我,我的一首诗他不喜欢,说不是王萌平时的水准。他还说:千万不要为写而写,年轻人还是要潜心深入生活。这时我才体会到,《夏天的八音鼓》是8位诗人几十年生活的结晶。

“海滩上那些破碎的贝壳是我的变声/白花花瓣银子般,贝壳仅有的凹处/水汪汪,存着一丝月光/是我的老年”……常常不自觉地读起这唯美的诗句,为梦想的光彩而祝福,为诗者对诗歌的一颗真诚的心而感动。

杜老师是一个性格开朗、善良真诚、无私奉献的人。他是中医,也是诗人,为“渔火”文学社成员、为沧州诗人提供了很多帮助。为了救治海兴的一位诗人,我们商量好日子,我从中捷农场出发去沧州找他。他从石家庄赶回来,已经中午一点多了,连饭也没有吃。路上忽然下起了大雨,能见度极低。我笑着问:“杜老师,你害怕吗?咱今天可有点玩命啊。”他说,“你开吧,我相信你的技术。”雨更稠,车子



缓慢前行,杜老师竟然睡着了。我这才想起,他太累了。

这件事也让我明白了,诗人都有一颗金子般的心。

而且,我们赶上了好年代。和文学为伍,才有着旺盛的创作热情。“渔火”文学社时时在提醒着我,当年有那样一群年轻人,他们那么青春,周围皆是阳光和爱心,生活里皆是满满的执着和梦想。我愿意称这为渔火精神,或者叫作渤海情怀。

当我的诗集《风起渤海湾》出版的时候,眼前浮动着的,还是“渔火”文学社;当我创作的组诗《渤海谣》发表时,欣喜与激动,第一时间与杜更仓老师分享。我说,那里面有几句诗是从“渔火”文学社当年的诗歌里学来的,海边渔民嫂子们教会的。“哎嗨~呦~快下网哎/哎嗨~呦~慢收网呦”/“哎嗨~呦~网要紧哎/哎嗨~呦~网要动呦”/“哎嗨~呦~织网的女人/网眼要宽哎/留下鱼苗,来

年收呦”。

我们两个开怀大笑。

我曾在一首诗歌中引用过一句诗:回忆是一场短暂的龙卷风。只有生活在海边的人才会拥有的记忆和情怀。多年来,杜老师始终以一位诗人的情怀写作,以一位中医、渔民的理想来定位他的人生。他朴实旷达,乐于助人。作品以大海为背景充满力量和深思,给人以启迪。他还是走上央视美食节目《味道》唯一的一位沧州诗人。大海的光芒照耀着他的诗歌,也让读过他诗歌的人一再动容。

当下,沧州的诗歌创作缺少地域文化色彩呈现,缺少诗歌流派、文化现象的形成。如何凝聚力量、集中智慧,如何团结诗人激励创作,促进异彩纷呈的多元文化发展,是每一个诗歌创作者承担的使命。在这一洪流之中,我期盼像“渔火”这样的文学社团能够继续绽放,为文学爱好者们的个性化创作提供有力的依托,期盼那时白衣飘飘的社员们再放异彩。这,也是一个城市地域文化成熟的标志。

王萌

中国诗歌学会会员,河北省作协会员。参加河北省第三届青年诗会。入选2019年-2021年《诗选刊》河北诗人专号。作品发于《诗选刊》《诗刊》《诗林》等报刊。著有诗集《风起渤海湾》。